

柔石 小说全集

青年和妇女的人生写照



乐 齐 主 编

中国现代名家
小说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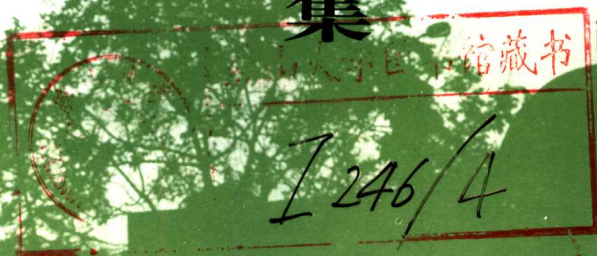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

青年和妇女的人生写照·柔石小说全集

乐 齐 主 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0271252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年和妇女的人生写照: 柔石小说全集/柔石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6

(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乐齐主编)

ISBN 7-5059-2325-0

I. 青… II. 柔…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6329 号

青年和妇女的人生写照

柔石小说全集

柔石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5 印张 2 插页 425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600 册

*

ISBN 7-5059-2325-0

I·1695

定价: 24.00 元

编辑说明

本书是“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之一种。辑收柔石创作的全部小说，计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2部，短篇小说23篇。所收作品按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序。

柔石（1902—1931），现代著名作家，原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二十年代开始文学活动，曾在鲁迅支持下，创办朝花社。1931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是“左联”五烈士之一。出版有短篇集《疯人》、《希望》，中篇《二月》，长篇《旧时代之死》。其小说多反映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和奋斗，以及下层人民悲惨不幸的人生。

本书由伍恩、宝祥担任特邀编辑。

“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编辑组

1995年6月

目 录

中长篇小说

三姊妹	(1)
二月	(55)
旧时代之死	(187)

上册：未成功的破坏

第一 秋夜的酒意	
第二 不诚实的访谒	
第三 反哲学论文	
第四 空虚的填补	
第五 小诱	
第六 墙外的幻想	
第七 莽闯	
第八 死岸上的徘徊	
第九 血之袭来	
第十 周到的病了！	
第十一 诊察	
第十二 肯定的逐客	
第十三 秋雨中弟弟的信	
第十四 空谈与矛盾	
第十五 无效的坚执	
第十六 忏悔地回转故乡	

下册：冰冷的接吻

- 第一 到了不愿的死国
- 第二 跪在母亲的爱之前
- 第三 弟弟的要求
- 第四 晚餐席上的苦口
- 第五 否认与反动
- 第六 重迁
- 第七 佛力感化的一夜
- 第八 再生着的死后
- 第九 泉在房中叫呀！
- 第十 冷冰冰的接吻
- 第十一 最后的悲歌
- 第十二 打罢，人类的醒钟
- 第十三 暴雨之下
- 第十四 无常穿好芒鞋了
- 第十五 送到另一个国土
- 第十六 余音

短篇小说

无聊的谈话	(415)
爱的隔膜	(420)
船中	(425)
疯人	(430)
他俩的前途	(441)
一线的爱呀！	(445)
刽子手的故事	(460)
一篇告白	(465)

一个春天的午后	(471)
V 之环行	(478)
人鬼和他的妻的故事	(483)
会合	(501)
没有人听完她的哀诉	(505)
死猫	(510)
生日	(513)
夜的怪眼	(524)
别	(527)
遗嘱	(533)
摧残	(538)
希望	(544)
怪母亲	(551)
夜宿	(556)
为奴隶的母亲	(561)

三 姊 妹

为深沉严肃所管辖着的深夜的西子湖边，一切眠在星光的微笑底下；从冷风的战栗里熟睡去了。在烟一块似的衰柳底下，有一位三十岁的男子，颓然地坐着；似醉了，痴了一般。他正在回忆，回忆他几年来为爱神所搬弄得失败了的过去。他的额上流着血，有几条一寸多长的破裂了的皮，在眉的上面，斜向的划着，这时已一半凝结着黑痕，几滴血还从眼边流到两颊。这显然是被人用器物打坏的。可是他并不怎样注意他自己的受伤，好似孩子被母亲打了一顿一样，转眼就没有这一回事了。他的脸圆，看去似一位极有幸福的人一样；而这时，一种悔恨与伤感的苦痛的夹流，正漩卷地在他胸中。夜色冷酷的紧密的包围着他，使他全身发起颤抖来，好象要充军他到极荒鄙的边疆上去，这时，公文罪状上，都盖上了远配的印章。他朦胧的两眼望着湖上，湖水是没有一丝漪涟的笑波，只是套上一副黑色而可怕的假面，威吓他逼他就道。一时，他又慢慢的站起来，在草地上往回的走了几圈。但身子非常的疲软，于是又向地上坐下，还卧倒了一时。

下面是他长夜的回忆：

八年前，正是他的青春在跳跃的时代。他在杭州德行中学里最高年级读书，预备再过一年，就好毕业了。那时他年轻，貌美，成绩又比谁都要好。所以在这校内，似乎占着一个特殊的地位。这都由他的比其他同学们不同的衣服，穿起一套真哗叽的藏青色制服来，照耀在别人的面前的这一种举动上可以证明。

秋后，学生会议决创办一所平民女子夜校，帮助附近工厂里的女工识字。他就被选为这夜校的筹备主任兼宣传员。当筹备好了以后就着手宣传，这时一位同学来假笑的向他说：

“Mr. 章，你有方法使校后的三姊妹到我们这里来读书么？你若能够，我就佩服你宣传能力的浩大了。”

他随问，“怎样的人呢？”

“三姊妹，年纪都很轻，长的非常的漂亮。”

“就是你们每星期六必得去绕过她们的门口的那一家么？”

“是啊！我们是当她花园看待的。”

这位同学手足舞蹈起来。他说：

“那有什么难呢，只要她们没有受过教育，而且没有顽固的父母就好。”

“条件是合的，她们仅有一位年老的姑母，管理她们并不怎样好的家。她们是有可能性到我们这里来读书的。”

“好，”他答应着，“明天我就去宣传。我一定请到这三朵花，来做我们开学仪式的美丽的点缀。”

“看你浩大的能力罢。”那位同学做脸的说。

第二天，他就挟着几张招生简章，和一副英雄式的态度，向校后轩昂的走，他的心是忙碌着，他想好一切宣传的话；怎样说起，用怎样的语调，拣选怎样的字眼，——一路他竟如此想着。

走进她们的门口，他一径走进去。但三位可爱的姑娘，好似正在欢迎他一样，拍手大笑着。在她们的笑声中，他立住了。唉！真是三位天使，三只彩色的蝴蝶，三枝香艳的花儿。她们一齐停止了笑声，秀眼向他奇怪地一看，可是仍然做她们自己的游戏了。一位五十余岁的头发斑白的老妇人从里面出来，于是问他做什么事，他稍微喘了一喘气，就和这位慈善妇人谈起来了。

谈话的进行是顺利的，好似他的舌放在顺风中的帆上一样。他首先介绍了他自己，接着他就说明他们所以办这所夜校和女子为什么应当读书的理由，最后，他以邻里的资格，来请她们去加入这个学校了。他的说话是非常的正经有理，竟使这位有经验的老姑母失了主张。她们也停止了嬉笑，最幼的一位走到他的旁边来。于是姑母说：

“章先生，那末这个丫头，藐姑，一定送到贵校里来，你们实在有难得的热心。”一边她随向藐姑问，

“藐姑，这位章先生叫你们到他校里去读夜书，愿意么？”

藐姑随便点一点头说，“愿意的。”

于是他说，“好，那末到开课的那天再来接她。”稍稍息了一息，又说，“还有那两位妹妹呢？”

姑母说，“年龄太大了罢？莲姑已经二十岁，蕙姑也已经十七岁了。”

“也好，不过十七岁的那位妹妹，还正好读几年书呢！有两个人同道，夜里也更方便些，小妹妹又可不寂寞了。”

“再看，章先生，假如蕙姑愿意的话。我是不愿意她再读书了，而她却几次嚷着要再读。”

这样，他就没有再多说。以后又问了藐姑的年龄，姑母答是十四岁，“她们三姊妹，每人正相差三岁呢。”又转问了他一

些别的话，他是很温柔的答着。姑母微笑了，并嘱他以后常常去玩，——这真是一个有力量的命令，顿时使他的心跳跃起来。他偷眼向窗边一看，叫做莲姑的正幽默的坐着，她真似一位西洋式的美人，眼大，闪动的有光彩，脸丰满而洁白，鼻与口子都有适度的大小和方正，唇是嫩红的，头发漆黑的打着一根辮儿垂在背后，身子穿着一套绿色而稍旧的绸夹袄裤，两足天然的并在地板上。他又仔细地一看，似乎他的神经要昏晕去了。一边听着姑母说话，他就接受了这种快乐，走了出来。

二

光阴趁着人们的不留意，飞快地过去。平民女子夜校也由热烈的进行，到了冷淡的敷衍了。这一以学生们的热情是有递减性的缘故，二以天气冷起来，姑娘们怕得出门，三呢，似乎以他和蕙姑姊妹的亲昵，引起其他的同学们的不同情。可是他并不怎样减低他的热度，他还是极力的设法，维持。这期间，他每隔一天就跑到莲姑的家里一趟。莲姑微笑的迎接他，姑母殷诚的招待他，他就在她们那里谈天，说笑，喝茶，吃点心，还做种种游戏；他，已似她们家的一位极亲爱的女婿一般。他叫这位姑母也是姑母，叫莲姑，对别人的面是叫莲妹，背地里只有他俩人时，就叫妹妹。总之，这时他和莲姑是恋爱了。他的聪明的举动，引起她们一家非常的快乐；再加他是有钱的，更引得她们觉得非有他不可，简直算是一位重要而有靠的宾客了。

有一天晚餐前，房内坐着他和莲姑，姑母三人。他正慢慢的报告他家中的情形，——说是父母都在的，还有兄弟姊妹，家产的收入也算不错。于是这位姑母就仔细的瞧了他，一边突然向他问道：

“章先生，听说你还没有定过婚呢？”

莲姑当时就飞红了脸，而他静默的答：

“是的。”

姑母接着说：

“我可怜的莲姑，你究竟觉得她怎样？”

他突然大胆而忠心地答，“我非莲姑不娶！”一面向莲姑瞧了一眼，心颤跳起来，垂下头去。

姑母说，“你的父母会允许么？你是一个有身分的人，我们是穷家呢。”

他没有说，而莲姑却睁大她的一双秀眼，向姑母痴娇的问，“姑母，你怎样了？”

姑母却立了起来，一边说，悲感的；

“我是时刻担心你们三姊妹的终身大事。你们现在都长大了，可怜你们的父母都早死，只有我一人留心着你们，万一我忽然死去，你们怎么了？章先生是难得的好人，可惜我们太穷了。”

一边，她就向门外走出去，拭着她的老眼泪。这样，他走近莲姑，静静的立在她的身边，向她说：

“妹妹，你不要急，我已写信到家里去了。父亲一定不会阻挠我们前途的幸福的。”

莲姑却慢慢的说：

“章先生，恐怕我配你不上啊？”

他听了却非常不舒服，立刻用两手放在她的两肩上，问，

“妹妹，你不爱我么？”

她答，“只有天会知道我的苦心，我怕不能爱你。”一边红了眼圈，一边用她的两手取下肩上的他的两手。而他趁势将她的两手紧紧的捏住说：

“妹妹，不要再说陈腐的话了！我假如得不到你的爱，——万一你的爱更宝贵地付给理想的男子的时候，我也一定要得你大妹的爱；假如你大妹又不肯来爱我，我也定非你的小妹爱我不可！除了你们三姊妹，此外我是没有人生，也没有天地，也没有一切了！妹妹，你相信我罢，我可对你发誓。”

一时沉思深深地落在他俩人之间。当然，她这时是愿意将身前的这位青年，立刻变做她理想的丈夫的。

门外传来了藐姑的叫声：

“章先生！章哥哥！”

于是他就将她的手放在嘴边吻了一吻，说，

“你的小妹回来了。”

一边，他就迎了出去。

继续一星期，他没有到她们的家来，老姑母就奇怪了，问莲姑道：

“章先生好久没有来，你前次怎样对待他的呢？”

莲姑没有答，蕙姑说道：

“真奇怪，为什么这样长久不来呢？莫非病了么？”

姑母又问藐姑，这几天她有没有看见他在校里做些什么事情。藐姑说：

“看见的机会很少，只见到两次，好似忧愁什么似的。夜里也并不教我们的书。对我也不似从前亲热。有一回，只说了一句，‘小妹妹，你衣服穿得太少了。’一面就冷淡淡的走开。”

这几句话，简直似尖刀刺进莲姑的心。她深痛的想道：

“一定是他的父亲的回信来了，不许他自由呢，否则，他是快乐的人，决不会如此的愁虑。不过父亲就是不也该来一趟，说个明白。莫非从此不来了么？”

她隐隐地想到自己的运命上去，眼里似乎要流下泪，她立

起走开了。她们也没有再说话，只有意的看守寂寞的降临似的。可是不到半点钟，他到了，他穿着一件西装大衣，一顶水手帽，盖到两眉，腋下挟着两罐食物，两盒饼干，跳一般地走到了。房内的空气一齐变换了，藐姑走到他的面前，他向她们一看随即问，

“莲妹呢？”

姑母答，“她在房内呵！”

而莲姑房内的声音：

“我就出来了。”声音有些战抖。一种悲感的情调，显然在各人的脸上。接着他就看见莲姑跑出来，她的眼圈是淡红的，哭过了，她勉强的微笑着。他皱了一皱眉，向她说：

“你也太辛苦了，时常坐在房内做什么呢？”

藐姑说，“姊姊是方才进去的，我们正奇怪，你为什么长久不来呢？”

“呵，”他说，“我好久不来了。”

“你又忧愁什么呢？”

“唉，却为了一个题目呀。”他笑了起来，接着叙述的说，“你们知道么？此地中等以上各学校，要举行一次演讲竞赛会了。我已被选为德行中学出席的演讲员。你们也知道，这是一件难事罢？这和我的前途名誉是有关系的，所以为了一个题目，却预备了一整星期的讲稿。为了它，我什么都没有心思：所以你们这里也不能来了。明天晚上就是竞赛的日子，我带了三张的入场券来，你们三姊妹可以同去。地点在教育会大礼堂，那时有一千以上的人与会，评判员都是名人，是值得你们去参观一下的。竞赛的结果是当场公开的，假如我能第一，小妹妹，不知道你们也怎样快乐呢！”

姑母也就插嘴说：

“所以你不到这里来。即使第一，又有什么用呢？”

“第一当然是要紧的，”莲姑说，“一个人有几次的第一呢？我们女子，简直没有一次第一。”

他听了，心里觉得非常的舒畅。同时想，假如明天不第一，岂不是又失望又倒霉么？姑母一边忙碌起来，向屋内走动，于是他问：

“姑母你忙什么呢？”

“你在这里吃了晚饭去。”

“不，校里还有事。”

“有这许多事么？现在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

“我就去，——姑母，这样罢，假如我明天竞赛会得到优胜了，后天到这里吃夜饭。你们庆祝我一下。”

她们都说好的。他看一看莲姑，似轻轻的向她一人说：

“明天你一定要到会的。”

莲姑点一点头，他就走出来了。

三

演讲的结果是奇异的优胜的。全堂的拍手声，几乎集中在他一人的身上，给他收买去一样。许多闪光的，有色彩的奖品，放在他的案前，他接受全部的注目，微笑地将这个光荣披戴在身旁了。一般女学生们用美丽的脸向他，而他却完全一个英雄似的走了出来。在教育会的门口，他遇见莲姑三姊妹，——她们也快乐到发抖了。他低声的向她们的耳边说。

“妹妹，我已第一了；记住，明天夜饭到你家里吃。”

他看她们坐着两辆车子，影子渐渐地远去了。他被同学们拥着回到了校内，疲乏的睡在床上，自己觉得前途的色彩，就

是图画家似乎也不能给他描绘的如此美丽。“美人”，“名誉”，这真是英雄的事业呢！他辗转着，似乎他的一生快乐，已经刻在铜牌上一样的稳固。他隐隐的喊出：

“莲妹，我亲爱的，我们的幸福呵！”

第二天，他没有上了几点钟的功课，一到学校允许学生们自由出外的时候，他就第一个跑出校门。向校后转了两个弯，远远就望见莲姑三姊妹嬉笑的坐在门边。他三脚并两步的跳上前去，捉住了藐姑的脸儿，在她将放的荷瓣似的两颊上，他给她狂吻了一下。直到这位小妹妹叫起来，

“章先生，章哥哥，你昨夜得了一个第一就发疯了么？”

他说，“是呀。”

藐姑歪着笑脸说，“我假如是个男人，我要得第一里面的第一呢！象你这样说一下有什么希奇？倒还预备了一星期，聚眉蹙额的，羞煞人。幸得没有病了还好！”

说着就跑进去。他在后面说：

“等一下我捉住你，看你口子强不强？”

她们也随即走进屋内。说笑了一回，又四人做了一回捉象棋的游戏。在这个游戏里，却常见他是输了的。每输一回，给她们打一次的手心。以后藐姑笑他说：

“亏你昨夜得了一个优胜，今天同我们比赛，却见你完全失败了！”

这样，他要吻她，她跑了。

吃晚饭的时候，他非常荣耀而矜骄地坐着。姑母因为要给这位未来的女婿自由起见，她自己避在灶间给他们烧菜蔬。他是一边笑，一边吃，想象他自己是一位王子，眼前三姊妹是三位美丽的公主。一边，他更不自觉地喝了许多酒。

吃完了饭，酒的刺激带他陶然地睡在一张床上，这是她们

三姊妹的房内。藐姑也为多喝了一杯酒而睡去了，莲姑和蕙姑似看守一位病人似的坐在床沿上，脸上也红的似拈上两朵玫瑰，心窝跳动着，低着头听房外的自然界的聲音。他是半意识的看看她们两人，他觉得这是他的两颗心；他手拽住被窝，恨不得一口将她们吞下去。他模糊的透看着她们的肉体的美，温柔的曲线紧缠着她们的雪似的肌肤上，处女的电流是非常迅速的在她们的周身通过。他似要求她们睡下了，但他突然用了空虚的道德来制止他。他用两手去捏住她两人的手，坐了起来，说：

“两位妹妹，我要回校去了。”

她们也没有说，也是不愿意挽留，任他披上了大衣，将皮鞋的绳子缚好，又呆立了一息，冲到门口。一忽，又走回来，从衣袋内取出一枚桃形的银章，递给莲姑，笑向她说：

“我几乎忘记了，这是昨夜的奖章，刻着我的名字，你收藏着做一个纪念罢。”

莲姑受了。夜的距离就将她们和他分开来。

第三天的下午，他又急忙地跑到她们的家里。姑母带着蕙姑和藐姑到亲戚那里去了。他不见有人，就自己开了门，一直跑到莲姑的房内。莲姑坐着幻想，见他进来，就立了起来。而他却非常野蛮的跑去将她拥抱着，接吻着，她挣扎地说：

“不要这样！象个什么呢？”

“什么？象个什么？好妹妹，你已是我的妻子了！”

一边放了手，立刻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快乐使他举动失了常态。抽出一张信纸，蔽在她的眼前，一边说：

“父亲的信来了。”

“怎么办呢？”

“他听到我这次竞赛会得了个第一，他说，可以任我和你结婚，你看，这是我俩怎样幸福的一个消息呀？”